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7)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7)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1

ISBN 7-81029-448-2

I. 俄·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375 字数 7 3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2 本 总定价: 88.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沙原	绥拉菲摩维奇 (1)
医生	魏列萨耶夫 (44)
白毛狮子狗	库普林 (64)

沙 原

绥拉菲摩维奇

—

他老了，老得就跟那座磨坊一样，那磨坊的屋顶向一边歪斜，乱蓬蓬地低盖着发了黑的禾草。

不是白色的沫花在闪动，不是河水在哗哗地奔流，而是一道细细的水流，在那由几根柱子撑在地上的水槽里微微泛光，一个古旧的、粘滑的、发黑的水车轮子懒洋洋地、没精打采地缓缓转动着，这轮子把昏昏欲睡的潺潺的水流，像盛进碗里似的，灌满那慢慢移近来的戽斗，生怕淌掉了多余的一点一滴，珍贵的水源是那么吝啬地从沙岗那儿渗流出来的，沙岗透过白杨与白柳的绿荫露出一片黄色。

老迈的他，用手掌遮住一双由于红眼睑而显得泪汪汪的眼睛，朝那静静的、瞌睡似的亮闪闪的水流打量着，仔细地寻找，有没有哪儿在滴水。但水槽底下，那冒出嫩草来的白晃晃的沙地却是纯净而干爽的，还有大群的蚂蚁，拖着庞大的重荷，在争先恐后地奔走。

透过那盹睡一般的寂静，透过那低垂的白柳的叶簇，微弱地响着源源涌出的水流。

轻轻的、昼夜不息的水声，总那么催眠地浸透着明澄

的、灿然发出困倦的微笑的空气，空气里洋溢着石薄荷、馥郁的青草和干燥灼人的沙子的气息。

蚊虫嗡嗡地哼着，成群的像柱子一般摇晃在阴影里。于是有时候，仿佛觉得：寂静本身在瑟瑟作响，灼热的中午的色彩，花瓣的莹白，毋忘我花的淡蓝色斑点，茂密的叶子也都发出微响。

甚至没有鸽子和它们那淡灰色、亮闪闪、成群飞翔的嘈杂的队伍来破坏这一片微响的寂寥。

磨坊的主顾向来不多。此刻停着一辆大车，翘起车杆指着透露在枝丛间的蓝闪闪的天空，一个鲁莽的汉子在大车的阴影里打着鼾。卸下了马具的马儿摇摇晃晃地克制着瞌睡，在它半睁半闭的两眼的眼角，有几只安然自得的苍蝇用吸管吸吮着。

老人走着，他个儿高高的，微微佝着身子，光秃秃的头顶上满是斑点，秃顶的四周挂着一圈头发，有一部白胡子，那也不知是沾着面粉呢，还是老年的银丝？

谷仓里不是磨盘在轰响，不是木制的齿轮在争着敲击，而是唯一的石头迂缓地像老人似地沙沙响着，面粉就吝啬地、以一道几乎觉察不出的细流撒着。它撒着，撒着，而忽然沉思默想起来，庖斗也就在白白的期待中张口站着。面粉屑困倦地徐徐飘落下来，接着，一股细得可怜的水流重又发白和颤动地摇曳着了。

一星期才磨一袋面粉，因而少有人来光顾这磨坊。何况通这儿的道路又坏——森林里突出着树桩、树根、荆条和倒折的树木，还有死树壅塞着。

老人走到大车跟前，搔着他那一如这儿所有的东西那样

干巴巴、亮光光的头顶，说道：

“你睡啦？· 唔，睡吧，睡吧”

那汉子呼呼的打着鼾。那匹马一抬起眼皮，苍蝇就从那儿稍稍避开去，马儿眯着温顺的湿润的眼睛望了望，乏力而渴睡地嚼起草来，一会儿唇边挂着干草的碎屑，摇摇晃晃的又打着盹儿了。

老人来回走动看。

磨坊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好像自古以来，水流就自顾自地淙淙作响，长满青苔的轮子兀自慢吞吞、懒洋洋地徐徐转动着，花卉各自竞呈艳色，吐出芳香，白柳披着翠绿，渐渐逼近的沙原闪着黄色。只有当老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他才拿起凿子，轻轻敲打起来，动手凿那磨平了了的磨子。

老公公不喜欢离开磨坊上大河边上去，因为从这儿到大河边上伸展着一片阴森而荒芜的森林，森林里丛生着蛇麻草，壅塞着倒折的树木。

但在另一边，那儿明亮开阔，沙原闪耀着黄色，老公公时常上那儿去。他登上沙岗，坐了下去，光着头坐在炎热的太阳下。脚边是短短的中午的影子，远处——纵目望去，是一片沙原无穷尽地展现着。

没有风，空气是静止、明澄和晴朗的，然而沙发出一种奇异的、难以捉摸的音响，悲哀而凄凉。流动的细沙，即使在无风的时刻也从起伏的沙岗上面撒落下来，窸窸窣窣地响。

老人望去，就连地平线上也泛着黄澄澄的光。人们生活在广袤无垠的沙原上，就如生活在汪洋大海里一般。

可是在老公公的记忆里，仍旧有一个村落，坐落在离这

儿约莫四俄里的地方，曾经有好几口水井的辘轳挺向天空，庭园也都是葱葱郁郁的，还伸展着一片森林，林子里有空地和银波闪烁的湖泊。人们曾经在林中空地上刈割绿油油的草，在湖里撒下渔网。

老人浑身无气力地坐在太阳底下。暑气酷热地飘荡着，火热的地平线在变幻地流动和捉摸不定地消失。

老人打了一个哈欠，就在胡子蓬松的嘴巴上划了一个十字。

二

在水流的催眠声中，在昏昏欲睡的寂静里，有一回响起来一个活泼、愉快而且嘹亮的嗓音。

老人一向起身得早，今天他起来的时候，沙原上只是刚刚披上粉红色的光照。他绕着磨坊转了一圈，又在沙岗上坐了一会儿，随后在那棵老白柳树下的炉灶上煮着薄粥，他也不知是在冥想呢，还是在回忆，站在透过枝条照射下来的炙人的阳光下。

正在这当儿传来这嗓音，是清脆的女人的嗓音。老人把一只手像帽檐似的搭在眼睛上，转身向森林走去。

从森林里弯弯曲曲地伸出一条乌黑的、由于泥土早已干涸而变得高低不平的路，路上突起着许多断根，可是看不到一个人。那嗓音却又清脆而活泼地从树丛后面传来：

“嘟，嘟！你睡着了 …”

车轮啾啾呀呀地响着，马儿喷出咻咻的鼻息。

在灌木丛的罅隙里，有一匹栗色的牲口移动着，并排闪

耀着一个白晃晃的东西。在拐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在车轭下低垂着的马头、车辕和车身，这辆摇摇晃晃的大车在那些树根上跳动着轮子，后面跟着一个姑娘，拿着马鞭，光着脚，小心地踏着扎脚的干土块。

她身材结实，麻脸，长着一对快活的眼睛，一块白头巾滑到了颈脖上。

“你好呀，老公公！”

“很好，好姑娘。”

“请你给我们磨点麦子吧。”

“唔，好的。”

姑娘抓住粮袋的两个角，好像揪住两个耳朵，但是老公公忽然显出精神抖擞的样儿，推开她：

“哪里……还用你劳累。”

她把粮袋放到他背上去，他就弯着腰，拱起肩膀，驮着粮袋，紧张地当心着不要弯曲战巍巍的两条腿，兴致勃勃地向谷仓走去，在他身后，流泉一般地迸发出欢快的笑声：

“瞧，你折断腰啦！……”

这笑声那么陌生而又突如其来地闯进了微微作响的寂寥和平静里来，它仿佛吹散了慵倦的睡意，久久地回响在叶簇里、在低盖着的屋顶下、在发黄的沙岗旁边的白柳树林背后。连那带着花纹穿射下来、微微闪烁在沙地上的金黄的太阳的光点也欢笑着。

“你从哪儿来的呀，好姑娘？”老公公把小麦倒在谷仓里，又回到大车跟前，说。

她却快活而敏捷地卸下了马匹。

“你这里有什么地方好饮马的？瞧，这儿的水呀——

多半是让鸡给喝光了。”

接着，又是一阵朗朗的笑声打破了这惯有的谐调。她泼掉桶里剩下的水。水滴从马儿驯良的、柔软的、嚼动着的嘴唇上淌下来。

老人抬起眉毛。

“赤脚姑娘。”

白柳树丛底下，又破例地响起嘹亮的话声：

“嗯，是嘛，就是赤脚呢！瞧，我走森林里过，把脚全扎破了。一年挣二十到二十五个卢布，哪里顾得上穿鞋袜。我是打塞维宁村来的，我在依万·波斯特尼家当女工。”

“一个恶霸。”

“就是那儿的恶霸啊！”

“放高利贷的。”

“他让所有的工人挨饿。”

“你可是饿得这样胖哇，”老公公高高兴兴地在她又直又壮的背上拍了一下。

她早已爬上大车，拉起缰绳，掉转了马头。

“你怎的……也不玩一会儿。”

“他们要骂的，那些恶鬼。面粉——你什么时候磨得好？”

“你这姑娘，不爱惜自个儿！……你在节日以来吧，我准给磨好……”

车轮已经在森林里唧唧呀呀响着了，从树丛里还传来清脆的噪音：

“哪，蠢货，你爬到哪儿去？又碰着树枝子……”

过后又听到：

“老公公，喂，老公公，我该怎么绕过苏奇伊洼地，省得又陷在那里面啊……”

老人好久好久地胡乱走着，后来站定了，老是擦着光头顶，竭力要想起什么来：

“啊？·你是怎么啦！”

水淙淙地响着，正午的色彩，惯常的昏昏欲睡的寂寥也在瑟瑟作响，老公公却什么也没听见，而且仿佛有一个什么东西老是站在他的眼面前。

他走到沙岗上，然而就连沙原也不使他快活，疲惫不堪的沙原动也不动地躺着，暑气颤动不定地飘浮着。

夜间，又有谁不让他安眠。老公公跨出小屋，天黑沉沉的，只有萤火虫闪烁着点点淡蓝的光。森林里，一只鹭鹭在鸣叫，猫头鹰蓦地悲啼起来了，时而低低地呜咽，像是受了委屈的幼儿在哭泣。

“啊？……你怎么啦！”

水淙淙响着，响着，使这黑暗和凝滞的寂寥充满了某种别具意味的东西，老公公可也弄不清楚，他抓搔着秃顶：

“啊？·请说说吧！……”

他走进屋里，躺下去，正要睡着了，可又被一个机敏和操心的人唤醒，他于是又走了出来。

沙原上仍旧是沉寂和黑暗。但是这沉寂对老人显得意外的生疏，一动不动的燥热的暗空不复充满那些模糊浮现或是清晰明朗、历历如在眼前的往事的细节——沉睡着的村庄，姑娘们的嘹亮的歌声，小伙子们的争斗和狂饮，累人的活计，各样的节日，暗空里是寂静、空虚、冷落，老人在黑暗中睁大漫不经心的眼睛望着，蓦然……他看到，看到了阴沉

的空虚和冷寂。他看到而且体会到一种期待的不安情绪，期待那清脆愉快的叫声和朗朗的欢笑来填满他独居生活的空虚和冷寂。

“诱惑呀，主啊，求你宽恕！……”他闷闷不乐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屋里，在铺草上久久地辗转反侧，一直到枝丛、叶簇以及乱蓬蓬的屋顶的模糊轮廓渐次分明的时候。

三

姑娘在节日以前来了。

又是阳光透射在树枝丛中的正午，森林里响起了咿咿呀呀的车轮声和清脆的嗓音。这嗓音奇妙地骤然划破了林中的静寂，老人高高兴兴地扬起了眉毛：

“哦，……你来啦！”

“我呀，老公公，好不容易才爬出来哪，这蠢货又陷到泥塘里去了……”在拐弯的地方，那匹驯良的栗色马的嘴脸温顺地摆动着，大车上白晃晃地闪耀着一条头巾。“你磨好了没有？”

“磨好了，磨好了……你下来吧，给马喝口水，你也好坐一坐哪。”

马儿饮着水，若有所思似地淌着晶莹的水滴。在森林中不远的地方，一只黄鹂吹笛子似的奏出奥妙的装饰音来。

“喂，是哪，我解开马轭，索性让棕黄马歇一会儿。我也实在累了，好热呀。”

他望着她那晒得黧黑的憔悴瘦削的两颊，望着她的一对略见黯淡和由于一圈青晕而显得大了的眼睛。

“你瘦啦，好姑娘。”

“那些该死的，把人家的气力都榨光了！……不管白天黑夜的，你别想得到安静——按理要给人家吃得好些吧——可总是吃不饱。这个星期，在割草场上，累得简直连手也抬不起来了，可是到家还得给他们一家大小烧饭……”

但是，她的声音仍旧是嘹亮又快活，她那对眼睛在憔悴的麻脸上依然是那么活泼，好像她不是在述说力不胜任的疲惫不堪的劳作，而是在述说什么高兴和快乐的事情。老人端出一个发绿的茶炊，生起火来。茶炊是在最隆重的情形下才生火的，这光景一年中也只有三四回。

他们坐在那棵老白柳树下。茶炊的烟突在殷勤和亲切地喧响。太阳的光点在微微闪烁。女客喝过了第九碗茶，她擦了擦通红的脸上淌着的汗水，就把碗底儿朝上一翻放下来，搁上咬剩下来的糖块。可是拗不过老人的邀请，她就重新倒上一碗茶，红红的冒着热气的脸又淌起汗来了。

“好姑娘，我们说吧，别人那儿，要是堤坝决了口，就连磨坊也给冲走了，可是我这磨坊呀，就跟站在上帝怀里一羊。水平平静静地流过水槽，春天也好，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全这样儿，这是泉水，不怕旱，也不怕上冻。唔，一年顶少——顶少，起码也挣百来升粮食，有时是一百五十升，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不是吗，我有吃，有穿，鞋袜也都周全。”

“是呀，这实在是好极了，这儿根本就没有个堤，自然不会有决堤的事儿哪，”她蹦蹦地咬着糖块，“哦，不过你这儿怪愁闷的，沙地和森林，再没有别的了，也看不见一个人。”

“愁闷？怎么会愁闷呢？”

老人激动起来了，高高地抬起两条不整齐的白眉毛。

“一个人有钱，怎么会愁闷。亲爱的姑娘，有钱是不会愁闷的，亲爱的姑娘，有钱的人随便在哪儿都快活。再说，时常有主顾上这儿来——不是这一个，便是那一个。他们一来，就什么都讲，乡下的事情哪，城里又有什么事情啦，统统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我的叔叔在小河上也有过一座磨坊，像这样的！”

“愁闷么！不，空肚子——那才叫人愁闷，肚皮挨饿——那才叫人愁闷哩。我看，你呀，吃不饱，穿不暖，两只脚都给扎破了。”

“那还能不扎破吗！扎得出血啊……不管是在再生的草地上，还是在森林和烂泥地上，总是赤脚走路。”

“一个人要是没有钱，算得什么样的人呢。啊？你当一个女工，能挣到几个钱。你得穷穷苦苦地过一辈子。这话不对吗？……谁会来娶你。”

人家这样地跟她谈心，这可是头一回哪。阳光的爱抚和闪动在沙地与青草上的花边似的影子，安静的沉思，幽幽的流水声，老公公关切的言语——这一切都柔和地窥探着她的心灵。

她叹了口气，大把地擦了擦淌汗的脸，就最后一次坚决地把茶碗翻转过来。

“谢谢，老公公。”

她蓦地笑起来

“喂，活下去，不用怕，没有面包，熬到天黑吃一顿，衬衣黑了，翻转面来穿得啦！好吧，再见，老公公，该走

啦，就这样他们都会骂的。待会儿我撒个谎，就说你来不及磨好，我才等了这么久。”

当她像男子汉一样地把一只脚抵在马轭上，缠绕起马轭上的皮带子时，老公公走过来，一只手扶着马轭的拱木，说道：

“啊？ 我要给你说！ 你是个和善的、温存的姑娘，你嫁给我吧。”

顿时静了下来。水淙淙响着。那两只亮炯炯的大眼睛盯着他。

“你想一想，”老公公激动地慌忙使劲说下去，“你想一想，你现在是怎样的人？啊？ 我又活得了多久？ 啊？

决不能活得跟你一样长久的，我一死，什么东西都是你的了，喏，这磨坊，整个儿归你，只要我在教堂里立个遗嘱，你就成了太太、女地主。”

然而，她一直用滚圆的眼睛盯着他，这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又响亮又昂扬。

车轮轧轧的响声，同时听得到，一个人带着笑声在森林里赶着车，一直到没有了声响的时候。然后远远地，远远地从树林、枝丛、密叶后面传来了歌声。一个孤零零的女人的嗓音忽而悲伤悱恻地，忽而热烈快活地歌唱着。这嗓音在密林中消失了，于是流水重又潺潺响着，又是无精打采的懒洋洋的寂静，又是花卉与树叶、飞舞的昆虫的虽是无声而又瑟瑟作响的色彩，接着又传来一个女人的含糊的、低微的、孤单和呼唤的声音。

老公公整天垂着头，摸着秃顶。

“啊？··你说说吧！··”

四

她每次来送小麦或是取面粉的时候，总听到这类话“傻子，你不看看自己的幸福……磨坊可不是小事情呀，每天赚得到钱，每天供养人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我活的日子不多了，一两年工夫，你自己就当了女主人，你要是错过这机会，将来会后悔的……”

她呢，不是发笑，便是生气，后来不笑了，而且听着。有一回她毕竟说：

“嗯，照你说的办吧。好……我嫁给你……只是你一定要在婚前立好遗嘱……”

他成了她的丈夫，但她绞扭着双手，咬着牙齿，嫌恶地闭上眼睛。

“齷齪鬼……你身上一股泥土气，”她大声说，眼睛恶狠狠地闪着光。

“哼，怎么着……我求婚的时候，你的眼睛又不是长在后脑壳上的……”

她用全副精神料理家务，耽溺于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光景的魅惑中。她饲养家禽，又买了两口猪仔。她跟老头儿大吵大闹，要他给磨坊翻盖新房顶。那老头儿无论怎样逆不过她，只得铺上了新禾草，于是那磨坊卖弄风姿而又喜气洋洋地在阳光下闪露着黄澄澄的新顶。

磨坊好像忽然大大扩展开去，轮子缓缓转动着，磨坊用它的侧影把林子、沙原和昔日的生活遮蔽起来了，独有它兀自屹立着。

早晨，她睁开眼睛，从沾着露水的森林里送来了鸟儿竞啁的鸣声，这时候，第一个投入眼帘的，便是这浸浴在阳光下的崭新的屋顶。而当她临睡时，带着最后的模糊一团的轮廓黑魑魑地隐没的，又是那慢腾腾的水车轮子。

老头子这儿的情景改变了。

倦怠的盹睡一般的寂静开始充满了忙忙碌碌的新兴家业的各样新的音响。鸡群咯咯啼叫着，长大起来的猪仔在哼唧，年轻的主妇跟顾客们高声相骂。

她完全浸沉在安排妥帖的家务中，生怕白白放过一天，乃至一分钟的时刻。但是忙碌的操劳的日子，同样的彼此相似的日子，一天天慢慢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过去，犹如那古旧的水车轮子永不停留地慢慢转动着一般。

五

疏落的森林现出了愁容，远远地望得见脱尽叶子的树林。一切都褪色了，晦黯了，宛如有人独个儿在昏暗的、愁闷的、细雨淅沥的夜间来到这儿，抹去了一切鲜明的色彩和音响，而冰冷的、漠然倾听的静穆就此降临。

白昼是短促的，主妇老是坐在窗户旁边，编织过冬穿的长袜，匆忙闪动着织针。磨坊的昏暗的侧影呆呆地张望着窗口。

线绵长地从亮闪闪的织针上拖下来，思绪不绝地起伏，忧伤的歌曲，像单调的淙淙的流水那样，幽幽地倾吐着，它歌唱的，不只是歌词中所说的一切啊

“哦，姑娘啊，姑娘”这是嘴里吐露出来的。